



# 在一座桥上看龚滩古镇

□张念

很多年前，我往返老家总喜欢经过龚滩，偶尔也宿在龚滩。

这条路不用绕行黔江，路程稍近。刚开始那几年，彭水到龚滩段山路蜿蜒，坑坑洼洼，人在车上像坐过山车，东倒西歪，屁股在座位上一跳一跳。但我还是习惯走这条路，大概是因为曾急于拍下烟岚雾霭中的龚滩，导致车被护栏蹭吧，也可能是龚滩的绿豆粉太好吃。

我不是龚滩人，但与龚滩的缘分颇深。

龚滩的名字，从我记事起便在耳边萦绕。

小时候，老家夏日无雨的夜晚，天空是青蓝的，繁星随意点缀在上面。月上树梢，院坝里，凉风习习，爷爷还是习惯摇着他的破扇子，舒展双脚坐在屋檐前石阶上。

爷爷又在讲他小时候去龚滩背盐巴的故事了。

酉龚公路土路通车是在1943年6月，爷爷20世纪30年代去龚滩背盐巴，走的大多是酉阳的川盐古道。彭水县郁山镇是宋代至清朝早期酉阳食盐的主要来源地，盐经长江、乌江水道运抵龚滩后，再转运至酉阳、龙潭、秀山。爷爷经过的小盖山丁家湾，便属于这条古道的龚滩至酉阳段。

清宣统乙酉科优进士、秀山龚世燏这样描述这条古道：“蜀道以险闻天下，无莫甚于酉阳，酉阳之险又以西南隅为最。重山绝壁、羊肠一线，回折处几不容足陟。”

龚滩的命运，也在这回折的盐道和山水之间起伏。

明万历元年（1573年），凤凰山的一次岩崩改变了乌江水运，却给予龚滩生命，这座江边小镇靠着中转货物逐渐成型、发展。清雍正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打破了“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民族禁锢，却劈不开川东高耸逶迤的群山，乌江便成为连接川、黔、湘、鄂的交通要道，乌江上的龚滩凭借它独特的地理优势开始腾飞，商贾云集，盐号、商号、货行纷纷涌现。民国期间，有商贾、力夫、纤夫来往龚滩，江上船只如梭，一度有“钱龚滩、货龙潭”之说。1949年后，乌江险滩不再，飞速发展的高速、铁路均远离龚滩，龚滩也就此沉寂。

直到1984年，著名画家吴冠中溯乌江而上，用丹青和如诗的语言拭尽这颗乌江明珠上岁月的尘灰。吴老为龚滩打开了一扇窗，与美术结缘的人抵挡不了龚滩的魅力，每年都有大批美术爱好者来此写生。

龚滩之名随着吴老的笔墨，流进人们的心里。

这时的龚滩古镇，犹如一个藏在深闺的小家碧玉，是熟悉的陌生人。它有着“重庆市第一历史文化名镇”的美誉，人们心向往之，却因为彭水、酉阳县城到龚滩各两小时曲折折的路程，望而却步。

我似乎算个例外，总是不惧崎岖，偏要一次次走进龚滩。

我去西秦会馆看节目，重温小时候看过的面具阳戏。阳戏“源于原始社会土家族图腾崇拜的傩祭”，土家人朴素的善恶观就画在阳戏面具上。好人，一定是面具精美，而那种戴龇牙咧嘴、凶悍怪异面具的，就是坏人。

听演员们用木叶吹奏《木叶情歌》，歌词是这样的：“大山的木叶烂成堆，只因小郎不会吹。若是吹得木叶叫，只用木叶不用媒。”土家男女以木叶传情，这是土家人的质朴、浪漫。

“锵锵咚……锵锵咚……锵咚锵咚锵咚锵咚锵咚……”摆手舞开始了。摆手舞是土家人的百科全书，刻在每一个酉阳人心中。中学的课间操便是摆手舞，桃花源广场坝坝舞的压轴舞蹈也是摆手舞。土家人的生产劳作，丢种子、除草、背背篋，土家人看到的岩鹰展翅，土家人跋山涉水的艰辛，土家人对先民的祭奠等等，都在摆手舞里。

所以吴冠中才会说，龚滩“是人民生活的烙印”。

每次走在冷清的古街上，与那些白日里也大门紧闭的店铺相对凝望，很想问问它们是否曾经梦回繁华。找一处石阶坐下，看乌江一汪碧蓝。青石被草鞋、脚板磨得光滑锃亮，青石无言，见证了龚滩的兴衰变迁，也记录着这座偏居西山大山深处小镇的担当。

“龚，给也。从共，龍声。”这是《说文解字》对“龚”字的解释。“龚”的本义是供给，这是龚滩凝聚于骨血中的精神脉搏。

如此看来，龚滩更像是矗立于乌江边的一位乡村绅士。

龚滩在艰苦卓绝的岁月中不断丰富着自己的底蕴，它的圣贤气象、豪杰精神，始终与时代潮流同频共振。

历史，是古镇的生命；古镇，都是安土重迁的。

当知道“彭水水电站对弥补重庆市电力不足、提高电网安全经济运行和供电质量能起到骨干电源的作用”的时候，龚滩选择了被淹没，于2006年忍痛割离故土，整体搬迁。

龚滩，从未被遗忘。

春日的一天，我就站在建设中的渝湘复线阿蓬江大桥上。

我踮起脚尖，找寻龚滩古镇的倩影。群峰脚下，沟壑深深，阿蓬江晶莹翠绿，宛若一路蜿蜒的玉带，在群峰之间辗转突围。我知道，从阿蓬江大桥下道后，五分钟便可到达龚滩古镇。

那个时候，龚滩古镇以夹岸青山为襟，足蹶乌江碧波，从历史长河中，翩然而来。

（作者单位：重庆市松树桥中学）

## 江津往事 寻踪

主办单位：重庆晨报副刊部 重庆市江津区作协

早在初唐时期，与江津县（现江津区）上游毗邻的合江县盛产荔枝，百姓遍植，品质绝佳，被称为荔枝之乡。这里的荔枝成为上奉朝廷的贡品，据传也是杨贵妃喜吃的荔枝，各地驿站便昼夜兼程、马不停蹄送往长安，以保持荔枝鲜味。《新唐书·杨贵妃传》载：“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时朝野上下、州府百官包括文人墨客，纷纷跟风仿效，以吃荔枝为荣，以品荔枝为雅，以尝荔枝为贵。杨贵妃是否真的吃过这一带的荔枝，尚未有定论。

江津在合江下游，受其影响，老百姓开垦土地种植荔枝，收益很快见效，至今与合江交界的石蟆、塘河等地百姓仍有种植荔枝习惯。江津几江是一大片平坦半岛沙地，虽荒杂、人烟少，但肥沃。时县城不在此，有当地人在几江西段洪水淹没不到的高阔地带（今太子寺、津中一带）开辟一荔枝园，从合江引种，周围种上黄荆为屏障。因此处多为沙质土壤，雨水阳光充足，荔枝园年年丰产。

时过境迁，到北宋时期，虽然荔枝在宫中士大夫中受宠风头已过，但几江城荔枝园仍风华正茂。其中，有一棵荔枝树是唐开元（713年）时所植，为最老的荔枝树，果实味道异常鲜美，干壮冠阔，遮云蔽日，四季常青，名传巴蜀，乃当时的“荔枝王”。

黄庭坚是北宋著名文学家，号山谷道人，洪州分宁人，是江西诗派开山之祖。与杜甫、陈师道和陈与义一起被尊称为“一祖三宗”。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生前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他是治平四年（1067年）进士，任著作佐郎，因修《神州实录》获罪，贬为涪州别驾，因而他又自号“涪翁”。他被安置在今黔江地区。又因他表兄在夔州路做官，为避亲嫌，怕有包庇行为，朝上又把他推置到宜宾。

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江津荔枝已经成熟，寓居江津的梓州文人李任道知道黄庭坚要由涪州乘船走长江过江津去宜宾，就邀他下船做客吃荔枝。李任道，号仔，当年与黄有很深的交往。黄庭坚在《与王观馥书》中曰：“有李仔任道者，梓州人，流寓江津二十余年，言行有物，参道得要，老成人也。”

黄庭坚到江津后，李任道请知县冉木出面作陪。他们摘来味道鲜美的荔枝，在县衙后心舟亭（盐业公司后临江处）一边叙旧，一边品尝荔枝。李任道乘兴赋诗，黄庭坚当场步韵作《心舟亭次韵李任道食荔枝有感三绝》：

## 黄庭坚江津走亲访友品荔枝

□庞国翔

其一：

一钱不值陈卫尉，万事称好司马公。  
白发永无怀橘日，六年惆怅荔枝红。

其二：

今年荔枝熟南风，莫愁留滞太史公。  
五月临江鸭头绿，六月连山柘枝红。

其三：

舞女荔枝熟虽晚，临江照影自恼公。  
天与蹙罗装宝髻，更接猩血染衣红。

黄庭坚在江津期间，李任道陪他谈诗说文，陪他到城南20里固城山看望通直郎冯寿，黄庭坚作《闲乐记》，并赠送一虎臂杖给李任道。

为何黄庭坚多次来江津，其实，他与江津是有“亲戚”关系的。黄庭坚之子黄相与江安知县石谅之女成亲，而石家此时就住在江津。此外，黄庭坚的孙女黄氏，是寓居江津碭河杜村沱的杜甫十三世孙、“骨鲠御史”杜莘老的夫人。他到江津，不是一般的访友，而是走亲戚、走“人户”，此在当时一度传为佳话。

又过了600多年，到清代雍正五年（1727年），荔枝园里这棵近千年的荔枝树竟然“枯死”，人们颇为痛惜，不忍砍伐。未曾想过了九年，这棵树竟又奇迹般复活，“枝叶茂盛如初”，人们大为惊喜，视为祥瑞之兆。于是在乾隆至道光年间，荔枝园的西面建起川主庙、养济院，东面建起福圣宫，以发挥其地灵。据说此后江津科举，登科学子大出毗连州县。

就这一棵荔枝树王引出的故事，清代江津的一些文人墨客写诗作赋大书特书。清代著名文学学者、有“胸藏二西、笔妙五花”之称的贡生周佑祚所作《荔枝园赋》影响颇大。文科进士王家驹所作《荔枝园》诗，一时被世人传诵。诗曰——

津城遗植自开元，千载灵根岩独存。  
腹豁那从兵燹蚀，叶稠惟觉露华繁。  
凭将不老留仙种，长此轻红缀小园。  
山谷旧题三绝句，蜀中风味正堪论。

这些诗文，许多被选入清代和民国时的地方志里。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